

■边走边看

一张残纸

冯磊

敦煌是个好地方。
敦煌有个玉女泉,留下过很多神奇的传说。
有博主发了张照片,是一张旧纸的截图。纸上有字:“城西八十五里有玉女泉,人传颇有灵。每岁此郡率童男女各一人,充祭湫神。年则顺成,不尔损苗。父母虽苦生离,儿女为神所录,欢然携手而没。”

这是一张敦煌残纸。
敦煌残卷的由来,余秋雨在《道士塔》里曾经含混地讲过。略为不同的是,以前见到的残卷书页发黄、支离破碎,而这张纸白底黑字,没有多少沧桑的感觉。

博主说,“(这张纸)应该是某个文书辑录里的,是晚唐的敦煌文书影印”“是归义军时期的。”

博主又说,“不记得是哪本辑录上的了”。
于是去搜索。发现这段文字出自于《大藏经》。

这张纸从晚唐来,而我国第一部《大藏经》(《开宝藏》)始刻于宋代。后人,辑录了前人的作品。

继续查资料。发现《大藏经》辑录的这段文字,出自于《敦煌录》。而《敦煌录》系唐代写本,是篇千字文,没准也是残卷。

之后又发现,上述文字同样载于《悟空入竺记》。

《入竺记》是唐代僧人圆照的作品。公元800年,圆照拜访了从天竺求法归来的高僧悟空,记录了悟空游历天竺和西域的见闻。从性质上看,《入竺记》类似于今天的人文地理类访谈。

悟空俗名车奉朝,本是唐玄宗派出的外交使团成员。在出使西域的路上得了重病,遂滞留在当地,成为一名僧人,法号“法界”。

安史之乱后,法界携带佛教典籍和佛牙舍利回国,被唐德宗赐法号“悟空”。去的时候是黑发少年,回乡时亲人零落,已是个白发老僧了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这个悟空和唐三藏关系不大。二者相差的年代较远。

我要说的,还是这张纸。

这张纸从唐朝来,它本是一个抄经人的作品,曾经被很多人反复阅读过。那些人中间,有耄耋之年的和尚,有逃学归来被打烂屁股的学童,也有经历过现实生活烹炸煎煮的中年人。它目睹过战乱、离伤,以及春花与秋月的美好,礼

诵与佛号的庄严……最终因为种种原因,被尘封在一间小屋子里长达千年。

这纸上的字也绝对谈不上飘逸和美好,有点像今天书法班学员留下的文字。

认真读了,发现竟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。

敦煌境内的玉女泉,颇有些灵异。据说潭中住着一个神物,擅长兴风作浪。每年,当地人都要向它献上祭品:一对童男童女。这样,可以保证一年的风调雨顺。否则,神物就会发怒,当地就会发洪水,冲毁田地、颗粒无收。

这张纸记载了当年敦煌郡献祭的过程。——孩子的父母,亲手带着孩子下到潭水中,看着孩子渐渐沉没:“父母虽苦生离,儿女为神所录,欢然携手而没。”

孩子懵懂无知,父母却知道这是生离死别。

但是,当父母的心里还有一丝安慰:孩子是被神选中的,这也是一件好事啊!于是,就释然了,就“理性”地看着孩子沉到水底去了。

真的“欢然”吗?!

就像某些极力怂恿他人,为某个宏愿献身的故事中,那些被献祭的当事人,真的开心吗?

“这世上的所有罪恶,都有美好的说辞。”——这,是一个中年男人千锤百炼后总结得来的经验。

无知,无奈,悲凉,沦落……让人感觉到骨子里的冷。

这张薄薄的纸上,看不到今人所说的常识,也看不到希望。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生命如何被扼杀的故事,如何被“合理”杀害而父母亲人欣然放手的故事。

在“西门豹治邺”里,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场景。不过,那时的祭品是年轻漂亮的大姑娘:河伯,要娶媳妇啦。

与童男童女不同,那是性的献祭。

从西门豹治邺,到玉女泉献祭,前后距离也有一千多年了。

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,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,从金文和小篆书写进入楷书时代,从井田制过渡到一人一牛耕作……但在某些认知领域,并没有多少明显的进步。

面对这张纸,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。就像一个人,看着一只蚂蚁站在树叶上,而那片树叶在历史的风浪中渐渐沉没……所有的后来人,和当年的敦煌人一样,是束手无策的。

隔着一张纸,看着在潭水中渐渐松开的那双父母的手,以及他们终于释然、“欢然”的表情,我的泪来了。

那是一种逼你迫你,要你主动“认命”的叙事方式。

痕迹在这里悄然划过,流年的悲喜在这里浮浮沉沉;久违的客人再见时额头上已生出几道皱纹,两鬓悄然发白。酒馆也老了,但味道依然,还是那时候的家常菜,还是那时候的一坛酒,还是那时候的谈天说地。

有酒,有菜,有情,有友,便是诗意的人生。

年轻气盛时,总想逞一时之能、图口舌之快,总觉着更要比一比、凡事争面子,心无所畏,也就欲壑难填,只会碰得满身伤痕。中年自省时,方知虚荣犹如一件华丽的外衣,为了博得虚无缥缈的赞美,需要不断地精心缝补和修饰。

面对人生流水线,心怀坦荡,闲庭信步。漫长的旅途,每个人的经历不同,所处的境遇千差万别,始终保持一颗达观豁达的心境,方能廓清迷途、辨明是非。遇到困难时,从最坏处打算,往最好处努力,只要摒弃私心杂念,就会收获善意的回报。世事无常,风云莫测,人生学会释然,才懂得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我常独坐小酒馆,借一杯酒,清点自己,面对人生选择题,何处是归宿?古人云:天下有三门,繇于情欲,入自离门;繇于礼义,入自人门;繇于独智,入自圣门。唯有自爱而不自私,自怜而不自卑,才能在成长中活好自己,让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精彩。



兄妹 周文静 摄

■逝者追忆

岳父的结拜兄弟

石圣华

农历七月初四中午,妻在朋友圈发消息:“总以为来日方长,却不知有时来日不多,同年伯走了……”我真的不敢相信。

同年伯是岳父的结拜兄弟。他们从30来岁开始,历经46年了,志同道合,往来甚密。

听说,当年同年伯从望江到江南东至县山里砍柴,借住在我岳父家,俩人一见如故,又是同年出生,便结为拜把兄弟,从此情同手足。

在我20多年的接触和交往印象中,同年伯重情重义,对晚辈尤为疼爱,每次提到他,妻都念念不忘小时候同年伯对他们兄妹的好。“同年伯没养女儿,曾提出让我做他闺女,我大我妈没舍得,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女儿,比对几个儿子还疼呢!”妻告诉我。

大舅舅刚退伍回来的那几年,工作不太顺利,在一些事情上与岳父的意见不一致,父子关系一度不和谐。同年伯知道后,两边做工作。在岳父那边,他劝说:“孩子大了,该放手了。”在舅哥这边,他叮嘱:“男孩子要有男人的担当和大度。”

那些年,望东长江大桥还没开通,同年伯每次去岳父家,都要带上同年妈,一住就是几天。冬天里,他们围坐在火炉边,谈过去吃过的苦,谈眼下的幸福生活,谈江南江北的新鲜事儿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这样的场景,不知情的人哪里认为他们是陌路相交的兄弟,分明是血缘至亲啊!

岳父每年也要带上岳母来望江走几趟,有时顺路看看我们。今年正月,在妻的提议下,两大家人在望江相聚。那天晚上,儿孙辈能到的都到了,同年伯十分高兴,喝起酒来不输年轻人。坐在旁边的同年妈提醒“少喝点,喝慢点”,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,喜滋滋地说道:“没事的,多难得啊!”看着老老少少、开开心心的一桌人,同年伯的言语中流露出真切的感情。看得出来,越是年龄增长,他越是珍惜那么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分。我真的羡慕、敬佩这份情感,感受到别样的温暖。

多年前,家父、岳父、同年伯三位同年长辈相聚岳父家的时候,他们有约,等我有出息了,让他们在望江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地聚一聚,同时过一次生日。我真的是没出息啊!他们这一点点心愿迄今都没有满足,以后再也无法弥补了。

记得油菜花开的那会儿,有天傍晚,我和妻一道送鱼到同年伯家,老人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,一再下次去一定要提前通知,在他家吃顿饭。哪里还有下次啊!离开的时候,老人家在街口目送我们的情景,成了永远不可能再出现的画面。

那次没在他家吃饭,同年伯一定感到过意不去。第二天早上,老人的大儿子,也就是我们的大哥,给我打来电话,约我们抽时间陪两边的老人一起相聚,我因为各种说不出的理由,对大哥说等等,一定有机会,没料这一等便成了终生遗憾。

大舅舅从浙江匆匆赶回来,追忆往事情深,悲从中来,在朋友圈发了一篇祭文。字里行间,让我感动于这份接近半个世纪的结拜兄弟之情,虽然一家在江北,一家在江南,但无论是在过去的艰苦岁月,还是在日子越来越红火的今天,这份情一直呵护着,并延续到下一代,像窖藏的陈酿,愈来愈散发醇香,在当下的世俗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段“传奇”吧!

■生活笔记

小酒馆

枫华

在城市的角落或核心地带,散落着一个个小酒馆。

小酒馆虽处闹市,却远离喧嚣,没有高大华丽的门面、招牌,也没有宽敞阔气的高档装饰,以一种低调而简朴的方式蜗居一地。它也许就是一个“夫妻档”,一个买菜做饭,一个下厨掌勺,在烟熏火燎中其乐融融;也许就是一个“兄弟档”,一起吃苦创业,一起

经历风雨,在摔打磨砺中追逐生活;也许就是一个“父子档”,父传子教,子承父业,在艰苦岁月里安静打拼。

此地虽简陋,却总能感受到最真实的岁月。几张长桌,几条板凳,几杯老酒,平凡人的日子就是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。岁月的

